

个体预期的反意外与无意外： 基于构式竞争的视角^{*}

陈 禹¹ 陈 晨²

(1.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武汉 430074;
2.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提 要 作为近义词的“当然”与“自然”的异同广受学界关注, 确定两者构成对立互补的具体场域与清晰边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倡导在共性的框架下把握个性, 聚焦两副词类似功能的发生场域, 即借助构式竞争的思路, 离析出可完全合法替换的语境, 再验证该语境是个体预期的构建。在个体预期之中, 两者的细微分工维持其共存格局, 分工的实质是对意外的积极否定与消极否定, 实现为反意外与无意外两种预期信息表征。积极否定的对抗维度与消极否定的缺乏维度亦是符号系统中有益的语用/思维工具。

关键词 个体预期 反意外 无意外 构式竞争 当然 自然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2.05.001

一、引 言

现代汉语中副词“当然”与“自然”常常可以互换, 但在语感上又有明显差别, 比如:

(1) 名人, 特别是文体名人, 之所以有名, 当然(/自然) 有其过人之处。(《中国青年报》1992.7.20)

(2) 功臣得不到经济上的利益, 自然(/当然) 不满。(赵克尧《论唐初的分封》)

王敏(2006)认为“自然”侧重两种效果: 一是顺承而来或容易达到的效果; 二是随时间发展, 不经人干预状态下肯定出现的效果, 这是“当然”所没有的。但该描述对“当然”的释义不充分, 因而预测性偏弱, 即无法预测哪些句子可以互换, 哪些句子不可以。

李丽娟(2017)对比“当然”与“自然”的语义特征, 提出前者的语义特征是[+主观性][−内在逻辑性], 后者则是[−主观性][+内在逻辑性], 注意到两者的对立。但两者的互补之处在哪里, 文章却没有解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反意外标记的语用功能及其演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1CYY029)的阶段性成果。

玄珏(2017)考察“当然”的语法化历程,发现其构件最早共现于东汉,中间恰好有一“自”字,即“当自然”,“当”即应当,“自”是本来,“然”是如此,整个短语意为“应当本来如此”,可证明“当然”与“自然”源头相通,但目前种种异同仍需理据。

李婧婷(2018)注意到两者的近义理据:不仅都表达“确认”“肯定”的态度和语气,而且都可以看作是具有衔接功能的副词。但这种共性的解释是不完备的,因为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表确认的衔接功能副词,比如“就”可表确认,却无法换入例句之中。

已有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近义词“当然”与“自然”的异同,只是对于两者共性和个性的探索尚存在继续深化的空间。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有三:1)“当然”与“自然”的异同是如何表现的?2)两者对立的本质是什么?3)这种本质反映出哪些系统性的语用机制?

二、释义梳理

我们有必要先调查专业辞书中两词释义情况(例句从略)。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下文简称《例释》)对“当然”的释义有三(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 1996:145-146):

- (a) 表示肯定,这种肯定是不容怀疑的,事理上一定是这样的。
 - (b) 表示某种推理的必然结论,或某种动作、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
 - (c) 表示补充。在这种用法里,“当然”做插入语,其后用逗点隔开。
- 在“当然”词条下,《例释》对“当然”与“自然”进行了简单辨异:

“自然”表示事物的合理性或必然性。

对“自然”的释义有二(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 1996:565-566):

- (a) 表示某种现象的发生是合乎规律、合乎常情的。
- (b) 连接句子或分句,表示进一步推理,有转折作用,后面一般有停顿。

可见,《例释》中“当然”与“自然”的第一义项高度相似,所谓事理指的是规律与常情,只是对于“自然”没有“毫无疑义”这层表述。两者第二义项也颇为相似,都是用作推理的衔接语,只是“当然”缺少转折作用这层表述,但是,就当代汉语的使用来看,“当然”也可以承担转折的用法,而且比“自然”更贴合语感^①。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下文简称《词典》)给出的释义有所不同,尤其位置分布的描写更为细致(侯学超 1998:125-127、777-779):

“当然”表示道理上或情理上来说,应是如此。

(a) 在多数情形下,“当然”后面的是结论;前面已有原因。多修饰动词短语。

(b) 多用于句首,并多有停顿。承接上文话题,有连接作用。上文无理由或原因。表明下文道理或不言自明,或寓于其中,无可怀疑。

“自然”表示事情的发生是符合情理的(理应如此、理所当然)。上文多有必定如此的理由、原因。

(a) “自然”+动词短语。

(b) “自然”+形容词/形容词短语。

(c) 用于句首,多有停顿。承接上文话题,有连接作用。肯定下文所说理当如此。

《词典》的解释更加强化了“当然”与“自然”的共性。就分布而言,两词都可以后接动词、形容词成分以及句子;上文都交代或者隐含某个理由;表示结论都在情理上具有必然性。这充分说明双方的概念结构之中多有难解难分之处,但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当然”比“自然”对原因、理由的依赖性稍弱。“自然”单说时,没有“当然”肯定上文事实的功能。

《商务馆学汉语近义词词典》(下文简称《近义》)单独比较了两词的异同(赵新、李英 2009: 126-127):

- (a) “当然”主要强调按道理应该这样,合乎情理;“自然”主要强调客观上必然会这样。
- (b) “当然”可以和“可是、不过、只是”配合,用在表示转折的复句中;“自然”没有这样的用法。
- (c) “当然”可以用在两个句子之间,前面先说明事实,然后从另一个方面进行补充或修正。

另有“当然”作形容词的用法与“自然”不同,差别太大,故不列出。可见《近义》特别关注差异的一面,只是“按道理”和“客观上”并不是严丝合缝的对立。而跟“可是”等配合,更确切的说应是“当然”在让步小句之中。对事实的补充这一条与《例释》一致。

根据以上词典释义的比较,我们可以把作副词的“当然”与“自然”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列举如下:

	相同点	不同点
当然	都是肯定应发生之事 都有或显或隐的原因 都可作推理的衔接语 都能单说以回答问题	强调所得结论不容怀疑 可表示从另一角度补充 单说时可肯定上文事实
自然		对原因理由的依赖更强 侧重客观规律的必然性

表 1 副词“当然”与“自然”的异同

如此看来,正是由于两者有诸多相同之处,存在互相替换的操作空间;而正是由于两者的不同之处,维持了各自的独立性。但我们不应满足于经验归纳,从表 1 也能看到,两者的异同背后,影影约约有一条线贯穿其中。那么,两副词对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三、竞争语境

构式竞争理论可以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思路。所谓构式竞争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即功能类似的构式存在使用度上的竞争关系。Bybee (2015) 最初提出构式竞争理论,用来解释历时构式化过程中类似功能构式的替换问题。Goldberg (2019) 更为系统地阐释了构式竞争的思想,但是关注点跟 Bybee 大相径庭;Goldberg 强调在共时构式使用中,新创构式往往对传统构式构成挑战,原因在于传统构式更容易为说话人所记忆与调取,创新性又是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新创构式与传统构式之间由此展开竞争。陈禹 (2018b, 2021b) 继承与发展了构式竞争学说解释汉语近似构式问题,指出: 1) 不仅功能类似的构式构成竞争关系,使用同一形式的构式也构成竞争关系; 2) 严格控制功能类似构式之间的竞争场域,即在共时条件下的构式竞争,必须以可在同语境下合法替换作为准绳,从而排除无关功能项之间的比较。尽管“当然”与“自然”不是国内学界普遍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构式,但对于激进的构式观,构式是语法中唯一初始单位,

从词语到句法规则、语义规则都是构式(Croft 2001),而对于温和的构式观,词汇系统也是构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产生词汇构式化的相关研究(Traugott & Graeme 2013)。

因此,我们要探讨“当然”与“自然”对立本质,可将其看作功能类似构式之间的竞争。那么,把竞争交锋的语境找出,同时排除接近但不直接发生竞争的语境,就是展开深入分析的关键步骤。竞争语境的判断标准:“当然”与“自然”是否能够直接替换。

我们可以粗分为单说和入句两个大的方面,先看单说时可否互换,答案是肯定的。

(3) 老先生当即问:“是否有兴趣与李敖对话?”记者说:“当然(/自然)!”(李敖《李敖对话录》)

(4) “是吗?子中也问起我?”“自然(/当然),问孩子像不像你。”(亦舒《红尘》)注意,两者单说时,其实可以看作问句部分信息的省略,通过还原法,例(3)其实是说“当然有兴趣与李敖对话”,而例(4)是“自然子中也问起你”,所以单说用法的本质依然是入句用法。

继续观察入句用法情况,把“当然”“自然”不可互换的语境分别找出,那么剩余的也就是两者可互换的情况。第一种“当然”不可以换为“自然”的语境是在“当然”后添加语气词,比如:

(5) 琴珠高兴地咧开嘴笑了。“当然(/*自然)啦,所以我才喜欢它。我自个儿买不起。”(老舍《鼓书艺人》)

(6) 梁冬:“中国文化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暗喻。”曲黎敏:“当然(/*自然)喽。”(《国学堂》2010.4.17)

这里提示我们,句末语气词的某种区别性特征可能是和“当然”相匹配的,而与“自然”发生抵牾。“啦”在此处可解为一种宣告事态(方梅 2016),而“喽”是一种轻松语气(赵春利、方甲珂 2017),因此,句末语气词的主观性要素有可能就是区别性特征。另一种“当然”不可替换成“自然”的语境,是补充一个反前文预期的信息,比如:

(7) 从前有仆妇代劳,现在非亲手操作不可。当然(/*自然),你要是腰缠十万,代劳还是有的。(袁昌英《忙》)

(8) 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自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地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以上两例都与前文所设预期出现偏反,例(7)中,前文所设的预期是“现在无法代劳”,而“当然”引出的是“如果很有钱,也可以代劳”,跟预期正好相背反。例(8)前文的预期是“有必要劝男(主)人去厨房”,但“当然”引出的是“主人下厨房,厨子会反感”,这是一则额外的信息,跟前文预期产生的偏离。因此,反前文预期既可以是背反,也可以是偏离。此处说明反上文预期跟“自然”的语义也有不协调之处。

再来看“自然”,如果到了某个时间,产生某种结果是普遍的,往往不能换成“当然”,如:

(9) 谚云:“树大自直”,意思是说孩子不需管教,小时恣肆些,大了自然(/*当然)会好。(梁实秋《孩子》)

(10) “随她去罢。过几天她厌了,自然(/*当然)会回来的!”看见吴荪甫那一阵的暴怒已经过去,少奶奶又婉言劝着。(茅盾《子夜》)

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结果是说话人认为不以人意志所转移的自然规律,这固然是一种合预期,但更体现出说话人希望陈述一种客观性。当然完全可能发生说话人把主观性信息包

装为客观性信息的策略(陈禹 2019),但由于时间是一项非常客观的要素,主观的痕迹被严重淡化。另有一类则较为隐蔽,需要背景知识方可区别,比如:

(11)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当然)诚服。
(丰子恺《悼夏丐尊先生》)

(12) 欧风东渐,大家庭的制度自然(/*当然)破坏,有人以为人心世道之忧,我却替做媳妇的庆幸。(苏雪林《当我老了的时候》)

上两例中,“自然”标记的陈述都是主语自发或者自动的行为变化,这意味着“自然”所述不再是道理的必然,而是事实的必然,是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这种内在规律需要借助背景知识加以解读,暗示在无干预的条件下,人与事物自然而然产生某种结果。

在梳理了不能互换的条件之后,两者竞争的语境也就非常明显了。一方面不能明显倾向主观性表达,又不能明显偏重客观性陈述;另一方面不能与前文设定预期发生偏反,即必须呈现预期信息^②。比如:

(13) 但如果你走进了现代式的食堂,冠生园也好,新雅当然(/自然)更好。(施蛰存《名》)

(14) 灵芝说:“这么好一个学习机会,我自然(/当然)愿意!你能跟我爹说一说吗?”(赵树理《三里湾》)

例(13)和例(14)既可以做理所当然的解读,也可以做自然而然的解读。两句都承接上文的意思,例(13)默认读者具有“新雅比冠生园更好”的背景知识,因而是预期信息;例(14)前文铺垫“有好的学习机会”,“愿意把握”合预期,也是预期信息。我们调查了 CCL 语料库中典范的现代汉语白话文中 1022 条副词“当然”的语料和 1474 条副词“自然”的语料,“当然”中 86.59% (885 条)都可以替换成“自然”,而“自然”中 92.74% (1367 条)都可以换成“当然”。两者开展竞争的语境范围较广。根据上述讨论,副词“当然”与“自然”的竞争格局如表 2 所示,符号“+”表示可以使用,符号“-”表示不宜使用:

	当然	自然	是否构成竞争
单说用于回答	+	+	是
后接语气词	+	-	否
反前文预期	+	-	否
随时间推移的普遍结果	-	+	否
主语自发自动的行为变化	-	+	否
无主客观偏向的预期信息	+	+	是

表 2 副词“当然”与“自然”竞争语境测试

因为单说情况可以看作入句用法的最简版本,因此归根结底两者的竞争语境可以统一为处于“无主客观偏向”的语境(记作“特征 1”)与对于“预期信息”的标记(记作“特征 2”)两个特征。那么,这两个特征可以推导出的共通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两者是在哪一种上位的图式(scheme)的框架下展开竞争?根据已得出的特征,上位图式必然由“特征 1”与“特征 2”的交集构成。

四、个体预期与类指预期

既然“特征2”指出预期信息是竞争场域,那么我们需要就“特征1”的限定性分析出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预期。预期信息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条件下的预期(简称“个体预期”),另一种是类指条件下的预期(简称“类指预期”)。

这一划分由强星娜(2020)提出,称作特定预期和无定预期。陈振宇、王梦颖(2021)发展为定义更为清晰的个体预期与类指预期。个体预期类似个体名词,借用其特殊性(specificity),也就是个体预期指向的条件是特殊状态的命题,并不普遍;而类指预期类似类指名词,借用其一般性(genericity),即类指预期指向的条件是一般状态命题,具有普遍性。特殊状态命题与一般状态命题都由前文语境设置,但特殊状态命题多表现为事件句,叙述一个非现实事件,其反预期就是事件结果的否定,预期信息就是事件结果及其实现;一般状态命题表现为判断句,说明一个常识性论断,其反预期就是该常识的例外,预期信息就是该常识及其确证。强文给出一套个体预期与类指预期反预期的对比例子,如下所示(符号#表示语用不适):

(15) a.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然生了个男孩/偏偏生了个男孩。

b.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然真生了个女孩/#偏偏真生了个女孩。(引自强星娜 2020)

例(15)a中前文铺垫信息“老王烧香求女”,对于这个事件结果的反预期,即“生了个男孩”,那么只能用“偏偏”不能用“竟然”,表示现实事件与非现实事件相互对立,“偏偏”可以标记个体预期的反预期。例(15)b是同样的铺垫信息,但所偏反的不再是前文事件,而是隐含在话语中说话人的一个常识:“任何烧香求女是没有用的”,但结果“真生了个女孩”,是以上常识的例外。在此语境下,只能用“竟然”而不能用“偏偏”,推知“竟然”标记类指预期的反预期。陈振宇、王梦颖(2021)也认为“偏偏”标记个体预期,不能标记类指预期,而对于“竟然”,可以自由运用于个体预期与类指预期,只是在语料中发现其不倾向个体预期。

个体预期和类指预期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当然”与“自然”在预期信息方面的具体竞争场域。使用同样的语例,但是把现实结果翻转过来,分别变成个体预期与类指预期的预期信息,本文所探讨的“当然”“自然”只能在个体预期的框架下展开竞争,如下所示:

(16) a.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当然就生了个女孩/自然就生了个女孩。

b.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当然还是生不出女孩/#自然还是生不出女孩。

例(16)a展示的是个体预期“老王烧香求女”这个事件的预期信息,也就是事件结果是“生了个女孩”,“当然”与“自然”在该语境下都可以使用,也就意味着它们完全可以合法互换。而(16)b旨在表现对常识性论断“烧香求女是没有用的”的合预期,即结果表明“的确没有用”,而一旦置于这样的语境之下,“当然”“自然”语用不适。由此可知,在类指预期下即使是合预期结果,两者也并不构成竞争,只有个体预期才行。

处于竞争的“当然”“自然”,既可以用于预期本身,也可以用于合预期结果^③。有些情况下貌似类指预期,不过实际上仍然是个体预期,比如^④:

(17) a. 小王自然/当然是不想死,但有什么办法呢?

b. 全球化的浪潮下,古老的东方自然/当然也不例外。

例(17)a“自然/当然”处在预期本身,而个体预期的核心在于该预期对于说话人而言,一定是个体状态,是不普遍的。“小王”不具有类指性,“不想死”的状态只是个体状态,不代表普遍的情况。虽然“普通人不死”貌似是类指预期,但小句并不是该命题的合预期结果,小句只是预期本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主语改成普遍情况,“自然/当然”反而不能使用了,“*任何人自然/当然是不死”,至少说明典型的类指预期本身是排斥“当然”“自然”的,而个体预期不受此限。例(17)b则是在合预期结果小句之中,似乎也可以分析出所合的预期是类指预期:“世界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全球化浪潮的例外”,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所合的预期是个体预期:“全球化浪潮影响世界各地”,后一小句即该个体预期的必然结果。回顾例(16)可知,个体预期高度依赖铺垫事件,而类指预期更多的是说话人的主观信念,不能是铺垫事件的直接结果,而一旦不直接跟铺垫事件结果联系,添加“当然”“自然”就会显得别扭,比如“全球化的浪潮下,古老的东方(#自然/#当然)受影响较晚”,后小句的预期是“任何浪潮的影响都有先后”,不直接联系铺垫事件结果,是一般状态,是典型的类指预期。不增加其他语境信息,如果后小句出现“当然”“自然”就会莫名其妙,产生语用不适,这说明两者对铺垫事件非常敏感。合预期结果中的“当然”“自然”发生竞争也只有基于个体预期才行。

为什么只有个体预期才行,而类指预期不行?这正是因为“特征1”要求的无主客观偏向,然而类指预期的建构高度依赖主观性,确切而言是说话人的主观信念。陈振宇、姜毅宁(2019)认为自预期是说话人事先对事物的知识与设想,常规预期是对事物的普遍看法与社会道义情理,而说话人一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所以常规预期属于自预期。文中的“常规预期”就是类指预期,原因是两者在普遍性和常识性上是同一的。可推知,类指预期属于自预期的一种。而自预期的合法性是由自我主体意志确立的,具有强主观性,这是因为论断所涉及的道理也许是非主观的,但它是不是普遍,以及是不是常识,多依赖说话人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显性的主观表达。所以,当竞争场域要求无主客观偏向时,类指预期的强主观性与之相违背。统计 CCL 竞争环境下的两类预期,“当然”的个体预期占 97.85% (866/885),“自然”的个体预期占 98.61% (1348/1367)。除极少数例外,个体预期的倾向具有压倒性优势。

五、反意外与无意外

无论是语法构式还是词汇构式,构式竞争的共时状态有且只有三种,简言之:你死我活,此消彼长,势均力敌。所谓你死我活,就是竞争的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的使用,后者接近消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化过程中出现不少此类现象。所谓此消彼长,多发生在外来词之中,先是流行音译词,然后意译词的频次逐渐增加,最后形成意译词的压倒性优势。所谓势均力敌,一般竞争双方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语境中虽可替换,但有明确凸显的维度。

副词“当然”与“自然”的竞争属于势均力敌的竞争,在 CCL 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各个子库当中,两者作为副词的使用频次没有明显差异,书面语料“自然”略占优势,高出“当然”32.6%;口语语料“当然”优势明显,但也并不能完全压倒“自然”的分布,“自然”的频次依然有“当然”的 34.1%,可见“当然”与“自然”在现代汉语中有明确的分工,以保证各自分布的独立性。

两者的分工究竟是什么呢?上一节我们已经知道竞争的场域是个体的预期信息,而且“当然”与“自然”还分别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偏向,以及在口语语料与在书面语料的相对优势。但无论是主客分野还是言文优势都是游弋在外围的描述,并且话语中的客观性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主观性的显现(陈禹 2019),口语与书面的对立只是一种柔性的对立,而非截然对立,所以仅限于这两类范畴的分工探讨有失确切。为了明确两者分工,进一步切分预期是一种有效的思路,我们知道“当然”的语用功能是强调(张则顺 2014),而强调实际上是为了消除某种不确定性,因为孤立的肯定句说话人自己都无法保证完全确定,比如“他喜欢篮球”传递的实际信息往往是“据说他喜欢篮球”或者“看上去他喜欢篮球”,以至于我们往往可以在孤立肯定句之后加上不确定的表述,比如“他喜欢篮球,但我很怀疑这件事”,加上“当然”或“自然”之后,不确定的表述就不能共现了,比如“*他当然/自然喜欢篮球,但我很怀疑这件事”。所以,“当然”“自然”的强调功能事实上是消除偏离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说话人的角度,相当于否定意外性。意外性的根源正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各种反映,包括认识、情绪、立场等(DeLancey 2012; Aikhenvald 2012; 强星娜 2017)。对于意外性的否定,至少可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否定方式。

对意外性的积极否定是反意外(counter-mirativity),对意外性的消极否定是无意外(de-mirativity)。反意外是就意外采取一种对抗姿态,反映为意外的截然相反,如同冷热之间的对立;意外往往是恍然大悟、毫无准备、情绪强烈,而反意外就是司空见惯、准备充分、轻描淡写,相对意外反其道而行之(陈禹 2018a, 2021a, 2021b)。无意外则不然,它更多体现为一种意外性的缺乏,即不考虑意外的因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如同“不热”之于热,并不是热的反面冷,而是热的缺乏,可以理解为算不上热。这是一种比较折中的状态,还是拿温度举例,如果一个人的感受到高于 30℃ 是热,到 27~28℃ 可能感觉还是有点热,15℃ 以下又开始有点冷了,而到 18~20℃,一般说话人就可能表示“不热”了,也就是“热”的感觉已经完全退场,而“冷”并未出现,体现为居于相对立状态的中间位置。如果意外是一种状态,并且有程度之分,比如有点意外、非常意外、极度意外,可以表现为一个数轴的正方向取值;那么反意外可以依次对应各个程度的负方向取值;而无意外则表征为原点 0,如图 1 所示(箭头代表程度增加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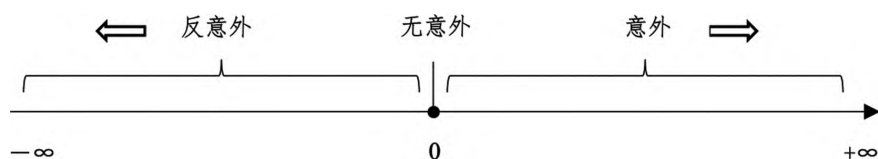


图 1 反意外、无意外与意外数轴

需要注意的是,无意外并非跟意外无关,而依然是在意外与反意外二元对立下的一种三分法。这种三分法来源于 Leech (2014) 的礼貌原则理论,他指出非礼貌现象(non-politeness)可以划分出缺少礼貌(lack of politeness)与不礼貌(impoliteness),其中缺少礼貌包括零礼貌(zero politeness)与礼貌不足(underpoliteness),但前者实际上与礼貌无关,而后者是礼貌的缺乏,但后者又不是不礼貌,因为不礼貌往往涉及面子攻击(face-attacking)。可见在语用学领域,针对某范畴的积极否定(对抗)与消极否定(缺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模型。我们知道可以把非意外(non-mirativity)进行切分,积极否定意外的是反意外,消极否定意外的是无意外。

外,那么,这是否就是竞争的“当然”与“自然”分工的实质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然”是个体预期的反意外,而“自然”是个体预期的无意外。因为话语标记“毋庸置疑”和“不出意外”可以测试出含有“当然”与“自然”主句的区别性特征,比如:

- (18) a. 毋庸置疑,读完小学当然接着读中学。
b. #不出意外,读完小学当然接着读中学。
c. #毋庸置疑,读完小学自然接着读中学。
d. 不出意外,读完小学自然接着读中学。

“毋庸置疑”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相当于排除任何意外发生的可能,表示后面句子所述事件是不由分说、不在话下的,要求该句必须与反意外语气相和谐。“不出意外”指的是一般情况、通常情况,也就是没有剧烈动荡的前提下,事件内在逻辑致使的发展变化,这里的意外是一种不在场,要求后接主句相谐于无意外。例(18)的测试说明:“当然”与反意外和谐,而与无意外相斥;“自然”与无意外和谐,而与反意外相斥。由此可知,竞争的“当然”与“自然”如果维持共存格局,其分工极有可能是反意外与无意外的分工,分别反映对意外的积极否定与消极否定。

反意外与无意外的分工只反映在竞争条件下“当然”与“自然”的对立。如果是两者不可替换的语境,该验证方法未必奏效。而根据前两节的讨论,发生竞争的小句可以表示个体预期语境的预期本身,也可以是其合预期结果。就概率大小而言,无论是强预期中的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还是认识预期,抑或是作为弱预期的意愿预期(陈振宇、姜毅宁 2019;陈振宇、王梦颖 2021),只要处于竞争状态,以上测试都能呈现区别性。比如:

(19) 能力预期

- a.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他当然能够左右小刘,但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老舍《鼓书艺人》)
b. 我走的是弓弦路,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 自然能够追上了,看来他也是合该倒霉。(刘维佳《梦的交错》)

(20) 道义预期

- a.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这一切当然得由敌人负责,老百姓反正已经把暴乱的侵略者认定是坏蛋了。(卞之琳《长治马路宽》)
b. 你当湖南巡抚,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 自然应该帮湖南人讲话。(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21) 认识预期

- a.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我舅舅当然可能是在睡觉,但是那一天他必然是觉得很不舒服才在家睡觉的。(王小波《未来世界》)
b. 如果我真的说了出来,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金美丽自然必定会查根问底。(倪匡《报应》)

(22) 意愿预期

- a. 你的事,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我当然愿意帮忙。(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b. (#毋庸置疑/不出意外)顾维舜夫妇自然愿意,因为他们也想把舍儿圈在家里。(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统计 CCL 语料,在竞争场域下,95.93%的“当然”(849/885)和98.9%的“自然”(1352/1367)都可以通过以上测试。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主要受早期现代文白话、作家个人风格与特殊语篇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但这并不足以撼动整体格局。

六、结 语

本文坚持最小对比原则,围绕功能相似的副词“当然”与“自然”的共性与个性,进行了分层级探讨。通过构式竞争分析,我们发现两者相似功能是无主客偏向的预期信息,包括合预期结果与预期本身,而借助预期的二分,进一步定位竞争的语用场域是个体的预期信息。两副词使用度上的均势,驱使我们考察两者共存的分工细节。以预期信息是对意外性的否定为抓手,我们推导得到“当然”偏重反意外,而“自然”偏重无意外。不难发现,两副词的使用跟早期现代白话已有不同,而反意外、无意外与应然事态、实然事态也存在复杂的渗透关系,故构式竞争的历史逻辑与事态逻辑还有待更为精细的考察。

注 释

- ① 书中的例句是:“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条件,自然,也不能不讲条件。”这里的“自然”使用“当然”更好。
- ②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如果在反预期语境之中,“当然”与“自然”可以用于设定预期之中,我们深以为然。比如“他是教授,当然/自然应当享有相关的待遇,可是他却一直没有能够分到一套房子”,前两个小句是设定的预期,第三个小句却与之相逆反。它们可以处在预期之中,故称“当然”“自然”为合预期是不够准确的,应作“预期信息”,即把合预期事态与预期本身统一起来的信息。
- ③ 匿名审稿专家认为两者还可以用在预期的条件部分,并举例“人自然/当然是要死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个老怪物竟然找到了长生不死之法,那么别人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我们认为“自然/当然”所在小句依然是预期本身,因为典范的条件小句应该可以添加连词“如果”“只要”“每当”等,但“自然/当然”无法直接进入小句,比如“*如果人自然/当然是要死的,但这个老怪物竟然找到了长生不死之法。”
- ④ 例句来自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以下讨论亦受启发。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 1996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
- 陈 禹 2018a 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陈 禹 2018b “V 好”的构式竞争与篇章动力,《汉语学习》第 6 期。
- 陈 禹 2019 现代汉语客观性范畴,《汉语学习》第 3 期。
- 陈 禹 2021a 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 陈 禹 2021b 反意外:表轻转“只不过”的语用本质与演化动力,《汉语学报》第 2 期。
- 方 梅 2016 北京话语气词变异形式的互动功能——以“呀、哪、啦”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陈振宇、姜毅宁 2019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句为例,《中国语文》第 3 期。
- 陈振宇、王梦颖 2021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侯学超 1998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郭 光、陈振宇 2019 “知道”的非叙实与反叙实——兼论“早知道”的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李婧婷 2018 “自然”和“当然”的副、连之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9 期。

- 李丽娟 2017 话语标记“当然”的主观性及交互主观性分析,《三峡论坛》第5期。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强星娜 2020 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以“竟然”“偏偏”等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
- 王 敏 2006 “当然”和“自然”的异同考察,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玄 玥 2017 话语标记“当然”的语法化,《语文研究》第4期。
- 袁毓林 2015 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袁毓林 2020 叙实性和事实性: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语文研究》第1期。
- 赵春利、方甲珂 2017 “嘤”的功能、意向、态度和情感研究,《语言科学》第4期。
- 赵 新、李 英 2009 《商务馆学汉语近义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 张 莹、陈振宇 2020 汉语的反事实条件句与非事实条件句,《汉语学报》第3期。
- 张则顺 2014 合预期确信标记“当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 435-485.
- Bybee, Joan 2015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529-564.
- Goldberg, Adele 2019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eoffrey 2014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unter-mirativity and De-mirativity under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s: From the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Perspective

Chen Yu & Chen Chen

Abstrac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dangran*” and “*ziran*”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Chinese linguist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field and clear boundary of their contrast and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monality to grasp individua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similar functions of the two adverbs by basing them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and by isolating its legally replaced context and verify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s. Within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s, fine-differentiated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m maintain its coexistence pattern,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negation of mirativity, presenting as counter-mirativity and de-mirativity of expectations. The confrontation feature of positive negation and the neglect feature of negative negation are both useful pragmatic/thinking tools in the semiotic system.

Keywords: 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 counter-mirativity, de-mirativity,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dangran*, *ziran*